

中国版画与日本浮世绘的比较^{〔*〕}

○ 刘小秧

(合肥学院 艺术设计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浮世绘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在日本国内以及世界各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从其表现特征来看,浮世绘的绘画技法、表现内容和文化内涵都受到了中国版画的影响。本文尝试从艺术和文化两个角度,对中国民间版画和日本浮世绘进行比较,揭示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与中国传统版画之间的内在渊源,分析中国传统版画对浮世绘乃至日本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浮世绘;中国版画;比较;影响

一、中国民间版画的东渐与浮世绘的形成

浮世绘作为日本艺术的代表,被誉为日本文化的象征。它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兴起的一种独特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浮世绘正如其名一样描绘了一种“浮世”。在日语中,“浮世”原本为佛教用语,用来形容人世之艰辛。与佛教描述的从轮回中解脱永远存在持续的极乐世界相对照,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短暂而无常的世界。

浮世绘的起源与日本原有的“大和绘”艺术有关。“大和绘”是一种专供贵族鉴赏的、带有浓厚装饰性的艺术,主要描绘日本贵族的生活状态以及日本的名胜古迹、优美风光,表现技法采用严谨的线条、浓艳的色彩,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反映出唯美主义的审美情趣。浮世绘最初借鉴了“大和绘”反映民俗民趣的

作者简介:刘小秧(1964—),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徽州雕刻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研究”(项目号:2010SK280)的成果。

表现内容,但到其鼎盛时期,“浮世”已演变为一种追求及时行乐、享乐浮华的词汇,浮世绘亦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艺术化表现。

日本浮世绘有着鲜明的平民艺术特征。它所描绘的主题有肖像、名胜古迹、古典文学、公职人员、时局图、寺庙等。剪头发,洗脚,换衣服,沐浴,焚香,开玩笑,玩耍,轻浮等各种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因此,浮世绘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是表现江户时代社会风俗面貌的百科全书。

在浮世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除了日本本土的“大和绘”之外,对其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民间版画。郑振铎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集林》上发表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说“日本浮世绘在日本江户时期达到全盛,我国的版画在唐代开始流行,明代达到成熟,色彩和线条都精美至极。即使是在国内很平凡普通的《芥子园画谱》传到日本,日本画师都将其视为至宝。近年,欧美美术研究者都对日本浮世绘非常重视,其实浮世绘是日本人对我传统民间版画画谱进行深入研究,才形成的广为流传的艺术。”^[1]

郑振铎的观点也获得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认同。日本太田纪念美术馆副馆长永田生慈在其《关于中国版画技法与浮世绘的思考》的文章中坦言:“日本在近代以前,大部分文物都从中国输入,其文化受到了中国很大的影响。日本美术的代表浮世绘也从中国版画上借鉴了很多。”^[2]而日本著名美术学家、成城大学的田中日佐夫教授则在《王舍城美术馆藏苏州版画观后感》中进一步分析了浮世绘与苏州版画的历史渊源:“如至今以来很多前辈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苏州版画对我国浮世绘以及冈山派等写实派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锁国时期由中国传入的版画尤其珍贵。日本画家在多角度的表现上历来混乱,所以像远近透视法必然是从中国版画中学到的。当时作为年画的中国版画在中国已经成为了消耗品,不再流行了,但在我国却被相当重视,有很大数量流传下来。”

上述学者都提到了苏州版画、中国年画与民间版画的透视技法对日本浮世绘的深刻影响。事实上,中国传统画中版画同浮世绘确实非常相似。版画是中国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在木板上刻画的画种。版画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明代以后,民间文学达到繁荣,曲本、通俗小说以及实用书籍等各式大众出版物中都使用了精巧的插画。传统出版地有建安、南京、苏州、徽州、杭州等,明清时期,由于徽州新安商人强大的经济实力,版画的雕刻技巧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版画达到了黄金时期。清代康乾时期,西洋画技法被引入中国,苏州桃花坞所制作的苏州版画,除了应用明末多层染色的插画技术,还结合了西洋铜版画的新兴技术,大大增强了版画的观赏性,对日本浮世绘版画影响很大。日本有名的版画家德力富吉郎在看到了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苏州花卉版画后,盛赞:“中国版画色调清新自然,高雅脱俗,所用纸质又十分精美高级,构图精彩,实在是人间极品。”^[3]

不仅中日学者认识到中国版画对日本浮世绘的重要影响,在浮世绘向西方世界传播的过程中,西方人也意识到浮世绘对中国版画的依赖。荷兰的外交官

罗伯特在对中国明代的画谱《秘剧图》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道：“像这样的版画已经非常明确地证明了日本浮世绘画家对中国老师的极端依赖。早期的浮世绘画家不仅采用了中国的彩印技术，还遵从中国画风，偶尔只是简单地把日本特色移植到中国画中来创作作品。”^[4]

可以看出，日本浮世绘的确是在受到中国版画的影响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浮世绘无论在绘画表现、雕刻技法还是彩印技术上，都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版画风格。

二、中国民间版画对日本浮世绘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渗透

在7世纪的盛唐时期，东洋本土文化还没有完全成型，大唐文化就已经渗透至古代日本社会。随着鉴真和尚东渡把中国大量的文化艺术的精品带到日本，其中唐代的仕女图、民间版画由此传入日本，此时的日本浮世绘还没有诞生，日本本土的版画不仅在技巧上临摹我国唐代画家的技法，内容上也大量借鉴唐代传过去的画谱上的故事和中国的民间传说。浮世绘继承唐代的绘画风格，重神轻形，色彩清淡明亮，多用淡彩。随着大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入渗透，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积累，日本文化终于开始了民间大众化的道路，日本艺术家以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发展了本土艺术。笔者以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艺术和文化两方面的渗透为视角，揭示版画对浮世绘的深远影响。

1. 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艺术上的渗透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浮世绘深受中国古代仕女图、民间版画的影响。中国版画的彩色套印技术就曾被日本浮世绘大量借鉴和使用。如果没有中国版画瑰丽多彩的彩色套印技术，浮世绘又怎会达到全盛时期令人惊艳的绚丽色彩效果。再如中国版画中使用的远近透视法，也在艺术上对浮世绘产生了深远影响。浮世绘画面立体感塑造早于西方油画，为其日后风靡世界甚至影响西方绘画都奠定了基础。在吸收中国版画中的艺术精华之后，日本艺术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融合日本民间的审美风尚，加入了很多具有日本特色的元素，例如樱花、红叶、温泉、武士和舞女，最终让浮世绘发展成为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

2. 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文化上的渗透

中国版画的一个很强的文化特征是民间性和大众性，不同于宫廷仕女画和工笔画，版画无论从内容还是其观赏受众都来源于民间。可以说，从中国民间版画中反映出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特点。与中国版画不同，日本浮世绘首先发展自日本版画，而早期日本版画又临摹自中国传入日本的版画画谱，而这些画谱在日本因为稀少而极其珍贵，造成了拥有这些画谱的也只有少数贵族和寺庙高僧。因为日本版画开始也只是流传于上流社会，完全脱离了民间大众，所以其初期文化特色主要以表现贵族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为主。然而，随着中国文化不断传入日本，画谱也越来越多，终于由宫廷传入民间。这

些流传民间的中国版画又被一些日本民间极具天赋和学习能力的画家所欣赏,并加以创作。日本艺术家将日本民间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合于版画创作中,所画的对象也由贵族转为普通百姓,一时间,日本版画得到空前壮大和流行,并最终催生出了日本文化的瑰宝——浮世绘艺术。浮世绘之所以在古代日本如此流行,与其文化上的亲民性是密不可分的,大到歌台酒肆,小到渔村农舍,浮世绘的表现对象非常广泛,这些民间风俗绘画素材被运用到色彩绚丽的浮世绘中,成为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艺术也就不足为奇。正如中国民间版画一样,浮世绘的巅峰时期实际上是浮世绘真正步入大众化之时。

3. 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技法上的渗透

浮世绘以刻画民俗风貌为主要题材,在表现手法上,与写实性相比,更加重视画面所表达的象征含义和装饰性。这一特点同样与中国版画尤其是苏州版画有着深厚的渊源。被称作“桃花坞木刻年画”的苏州版画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画面往往以非写实的夸张技法,表现出丰富而美好的民间寓意,如福禄双全、和谐如意、多子多福等等。作品《一团和气》(图1),画面中脸型性别不详,只看出是老人的样子,但实际上表现的是长寿的意思,用于祝福健康长寿。画作还使用鲜艳的色彩,以解剖学上无法存在的人物形体构图,人物的脸型、形体很圆润。以此表现出画作“和”的意味。此外在人物的衣服上画有牡丹等象征吉祥如意的花朵。



图1 《一团和气》



图2 《花卉博古图》



图3 《花卉图》

从日本浮世绘画家有关中国版画的资料和研究来看,苏州版画的这种

象征性和装饰性对他们的画风影响较大。在日本出版的《苏州版画——中国年画的源流》一书中,记载了大量非写实的装饰性、象征性的苏州版画,如《花卉博古图》(图2)中,画面上各种不同季节的水果和花卉齐聚一堂。石榴是秋天的水果,然而梅花却是早春的花卉,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图中,书、画、香炉、竹、梅等描绘对象又表现出了文人的喜好,石榴则寓意着多子多孙。观察一下芭蕉扇与花瓶的前后位置,大小显得很不自在,从西方透视的角度看根本是错误的,但是若从中国传统民间版画的表现视角,却很容易理解。桃花坞年画有“祈福迎祥”、“驱凶辟邪”、“时事风俗”、“戏曲故事”四大主题。为了迎合这些喜庆主题,色彩上也广泛使用红色,以突出其象征意味。右图的《花卉图》(图3)中,画有百合花、莲、石榴等。百合花象征百年好合,百合与莲花都象征夫妇生活圆满幸福。画中所描绘的红灯笼亦彰显出强烈的中国传统。

日本浮世绘充分借鉴了苏州版画这种非写实的象征意味。除了上述画作,进入日本画家视野的还有“天宫祥瑞”、“万宝瑞祥”、“花开富贵”、“福寿双全”、“八仙庆寿”、“金鸡报晓”等系列主题的绘画。这些充满浓郁中国民间风情的绘画作品,在经过日本浮世绘画家的本土化改革以后,成为描绘日本民俗风情的浮世绘作品。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临摹过多幅中国版画,并将中国版画的元素融入他之后的作品中。葛饰北斋《马尽驹下駄》(图4)以七福神、鲷鱼等吉祥物为主题,画面充满了象征意味和装饰性,明显受到了苏州版画的影响。



图4 葛饰北斋《马尽驹下駄》

三、中国明清版画与浮世绘的定型

铃木春信是江户中期有名的浮世绘画家,是对日本浮世绘的创作风格进行定型的代表性人物。春信之前的浮世绘只用4到5种色彩的红绘,明和二年(965年),多种色彩层叠渲染的锦绘画诞生了,春信作为锦绘的创始人在日本版画技术大变革时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春信的版画作品中存在与中国版画中的苏州版画十分相似的画,这已经被成濑不二雄^[5]和田中优子^[6]所论证。在这些论证中,春信的《机织图》(图5)与苏州版画的《二美人唐子图》(图6)极其

相似。《机织图》中虽然没有描绘《二美人唐子图》中拿着花篮采桑叶的女子,但踩织布机的女子和她脚边玩耍的儿童的动作却与《二美人唐子图》中的人物非常相似。春信借鉴了中国民间版画,并从这些民间版画中获得灵感再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图5 《机织图》



图6 《二美人唐子图》

除了十分相似的《机织图》和《二美人唐子图》,还有春信的《唐木马》(图7)和苏州版画的《麒麟送子》(图8)也具有高度的共同性。《麒麟送子》是中国年画传统的主题。麒麟是古代象征繁荣昌盛、和平和祥瑞之气的神兽。麒麟从天界背着下凡的孩子就是神童。《唐木马》所画的是一个骑着木马玩耍的孩子,孩子后面是撑着花伞的母亲。虽然春信在《唐木马》中去除了麒麟送子图的象征吉祥的含义,但是二者在表现守护孩子的母亲的温柔和蔼,以及传递出一种浓浓的母子情深上达到了共鸣。



图7 《唐木马》



图8 《麒麟送子》

铃木春信的绘画曾受到中国明代画家仇英的美人画的影响。铃木春信有名的春画《风流艳色真景》、《风流座敷八景》、《今样妻鉴》等就引用了中国古代典故,通过使用典故将平凡生活中的美发掘了出来。明快的画风和纤细优美的线条表现出了铃木春信的作品特点。铃木春信活跃时期,春信的浮世绘在构图、题

材、用线、设色、寓意等方面都模仿明代“春宫图”画家仇英的技法,同时也借鉴中国版画套色和透视等技巧。从浮世绘的明快感和纤细柔软的线条上可以感觉到中国版画的美感。

从春信的浮世绘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民间诞生的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民间版画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时代,中国民间版画对浮世绘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的定型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两者各有其独特的特征和美感:浮世绘的画风华丽优雅,而明清版画质朴自然豪放;浮世绘多以描绘享乐主义为主题,而明清版画多以现实主义为题材。但是,两者互相补充、依存,相互吸收,从而发展成世界一流的美术风格。

四、结 语

通过上文的比较可以看出,浮世绘借鉴了许多中国传统年画画谱的技法和表现手法,并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和传说作为素材,与日本原有的民间传说相融合,产生了日本绘画的独特性。从浮世绘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铃木春信的版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许多浮世绘的作品都是吸收了苏州版画优秀作品的精髓。因此,浮世绘不是日本本土自生的艺术,是受来自中国的强大外来文化的影响,再结合日本本国文化从而演变成今天世界闻名的浮世绘。

迄今为止,中国传统版画作品大量输入日本的史料还不算丰富,另外,浮世绘的创作参考了中国版画的记录比较缺乏,直接揭示浮世绘受中国版画影响的资料也不多。这样确实给研究增加了难度。但是,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浮世绘作品的确得到中国版画的滋养,因此,今后研究中国版画和日本浮世绘的异同点就显得尤为必要。

注释:

- [1] 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郑振铎全集》第6章,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 [2] 永田生慈:《关于中国版画技法与浮世绘的思考》,《苏州版画》,新都社,1993年,第65页。
- [3] 小林忠:《浮世绘の歴史》(カラー版),美術出版社,1998年。(小林忠:《浮世绘的历史》(彩版),美术出版社,1998年)
- [4] 罗伯特:《秘剧图考》,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 [5] 成瀬不二雄:《苏州版画试论》,《大和文化》第58号,1973年,第31页。
- [6] 田中优子:《锦绘创出的现场没有苏州年画吗》,《月刊中国图书》,1986年,第10页。

[责任编辑:禾 平]